

传奇张家界

长篇历史小说

李康学 著

李康学文集

第三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古庸楚文化的传承 大湘西历史的再现

李康学文集（第三卷）

传奇张家界

长篇历史小说

李康学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目 录

CONTENTS

传奇张家界	1
第一章 祸起萧墙	/ 3
第二章 征战蜀地	/ 18
第三章 结盟举义	/ 52
第四章 血战茅岗	/ 75
第五章 逃难龙潭	/ 91
第六章 义救新娘	/ 106
第七章 占山为王	/ 122
第八章 登位天子	/ 141
第九章 悲壮跳崖	/ 155
 烽火南长城	 173
第一章 聚义盟誓	/ 175
第二章 星火燎原	/ 206
第三章 重兵进剿	/ 238
第四章 离间仇杀	/ 267
第五章 从容就义	/ 290
第六章 统帅暴亡	/ 316
第七章 激战平抚	/ 332
第八章 重修边墙	/ 352

传奇张家界

第一章 祸起萧墙

壁立千仞袁家界，险峻第一神堂湾。
崖顶孤松称奇绝，谷底云雾多迷幻。
猿猴此处难攀过，岩鹰只在山腰盘。
杜鹃啼血叫不绝，向王至今魂不散。

这首诗，原是多年前湘西文中子老先生游览张家界著名景点天子山神堂湾时的即景之作，诗中涉及了一位在张家界地区流传很广的向王天子的传说：向王天子领导农民造反起义，兵败后在神堂湾跳崖而死。民间传闻的故事说得很壮烈，向王天子被说成是一位土家族的农民起义领袖，但是有关向王天子的身世及来龙去脉却很少有人说得清、道得明。文中子从《向氏族谱》和其他一些地方史料反复查证后认为，向王天子其实并不是农民出身的领袖，而是一个土司王的儿子。这位土司王的儿子与其有关家族亲属的经历，说来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原来，根据文中子的考证，向王天子出生的地方，在一个名叫三合口的古老小镇。这个镇子坐落在湘鄂两省交界的莽莽大山中。从地理方位上来看，此镇正处在当地一个呈“王”字形的中心位置上。“王”字的三横是指三道长长的山脉，一道山脉在小镇的前面，一道山脉在小镇的后面；小镇坐落的位置，恰好在中间那道山脉的半山下。另有一条纵向而流的山溪，穿过三道山脉峡谷，中间亦从小镇旁绕过，这恰似“王”字的一竖。会看风水的人便说，此地藏龙卧虎，应是出“王”的地方。

元朝至正初年，原在湖北容美附近安居的靖安宣抚司宣抚使向肇荣，只因看中这块风水宝地，乃将宣抚司衙门从容美土司边境搬迁到这里，从此三合口就成了靖安土司的中心辖地。

靖安宣抚司衙门坐落在三合口小镇的东头，四周全用高大的围墙与外界隔离着。衙门占地约百余亩，有飞檐翘角的木楼和砖木混砌的房屋三四十栋。前

面两栋砖房为办公事所用,中间和两侧的十余栋房子为护院的兵丁和管家们所居住,后面的十余栋豪华房子,才是土司居住的后宫。

宣抚使向肇荣其时已五十多岁,他的后宫拥有佳丽 20 多人,但只有三房夫人给他生过八子一女。这三房夫人是唐氏、田氏和刘氏。唐氏为正房,生有大儿、二儿和三儿。田氏是三夫人,生有四儿、五儿、六儿。刘氏生有七儿、八儿和一个女儿。向肇荣按照《易经》中排名用词之意,先后为八子取名为大雅、大元、大亨、大利、大贞、大乾、大坤、大望。其中的七子大坤既是后来当了农民起义首领的向王天子。除了八子之外,女儿取名为金花。孩子们出生后,向肇荣先后聘请塾师和武术师授教,让他们学文习武。孩子长到十七八岁,便为他们娶妻成家,然后分封职衔,让他们分开成家。长子大雅不久当了家政总理,预备承袭土司的爵位;二儿大元,三儿大亨、四儿大利先后被封为百户长,五儿大贞、六儿大乾当了舍把(土司中的小官),只有七儿大坤、八儿大望和女儿金花年纪尚小,尚未分封官职。

向肇荣盼望孩子们都有出息,向氏土司不断走向旺盛,这是他的最大希望。但是,作为靖安宣抚使,他管辖的范围仅有八峒十六旗,土民总计不过几万人口,手中的实力不足,直接掌管的士兵也仅有千余人而已。更令人担忧的是,元代至正年间,天下局势正越来越动荡。至正十一年春,刘福通奉韩山童为王起兵颍州,徐寿辉攻陷蕲水自称为帝。两大起义军皆用红巾为号,时人称其红巾军。不久,各路英雄豪杰起兵混战,元朝廷统治自此开始变得摇摇欲坠。靖安土司虽偏居一隅,但往来的商人和流散的一些红巾军兵士,也给向肇荣带来了一些天下正在战乱的消息。为此向肇荣也变得越来越不安起来。

二

元至正十三年八月的一日,靖安土司内发生了一件惩处盗犯的大事。

“各位土民!博射坪要杀人了!奉向爵主令,请大家快去看啊!”

上午时分,一个土司舍把提着一面铜锣,一面“咣咣”敲几声,一面张嘴高声喊叫着。

土民们从各自的屋内走出来,纷纷向博射坪刑场走去。

博射坪内,有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土台。台子上端坐着土司衙内的所有土官:宣抚司使、经历、家政、中军头目、百户长、峒长、旗长、舍把等等,总计有四五十个。

宣抚使向肇荣被土民们称为“爵主”或“爵爷”。此刻,他头戴一顶软翅纱帽,穿一身鱼鳞官服,两眼直盯着土台下无数观看热闹的人群。土台四周,有数百个执刀持剑的士兵在站岗维持秩序。土台之前,两位五大三粗的刽子手,执

着明晃晃的大刀，守着一个瘦小的被五花大绑的年青犯人。

土司经历田义雄主持斩杀仪式，他站身宣告道：“偷盗犯熊五儿，从容美流窜至我司，昨晚潜入土司马群中，盗得马料十余斤，现依我司土法，给予斩首处置！”

田经历念毕，一位刽子手便举起闪亮大刀，欲要开刀执刑。

突然，人群中有人高声叫道：“且慢，请刀下留人！”

众人一起看去，只见一个留着长胡须、头上盘着三道髻子、身着青布长袍、脚蹬一双布筋草鞋的道士，凌空一跃来到台前，直向爵主请求道：“向爵主，请给这位后生留条命吧！”

刽子手见有人求情，遂将举在半空的大刀暂时停住了。

“你何人？敢来法场求情？”向肇荣有些吃惊地问。

“禀报爵主，贫道乃清风庙道人张静儒。”

“啊，原来是张道师！吾早有所闻。”

向肇荣想起来了，离此三十里之地有一天平山，山上有座清风庙，庙中的住持就是张静儒。听说他是西汉张良的后裔，东汉五斗米道张道陵的承传弟子。此刻他从场外一跃，竟越过众人头顶来到台前，足见他的道术功夫。

张静儒接着说：“贫道会看天观相兼察风水地理，近来吾观天象有流星飞落，天下似在混乱，此时若乱杀人恐将不利。”

向肇荣将信将疑道：“天象真那么灵吗？”

张静儒道：“天象昭示天道，天民岂能违背！再说吾观爵爷面相，亦不宜杀人，如你愿听其详，请到一旁我细禀于你。”

向肇荣道：“好，我且听你有什么话说。”

张静儒随即引向肇荣到台后背人处细说道：“爵爷本是大贵之相，但面中带青，不久恐有牢狱之灾哩！”

向肇荣惊异道：“这却如何是好？有什么办法可禳解吗？”

张静儒道：“办法当然有，要旨是多做善事，少行恶事。若能按我道家功夫修炼，能行三千六百善，既可超度凡人，还能成为仙人，不知你意下如何？”

向肇荣道：“你是想让我出家行道？那怎么可行，我乃堂堂土司之主，怎能弃我司土民不顾？”

张静儒道：“你不愿出家亦可，但是要切记多多行善，尤其不妄杀人，或可禳解不测之祸。”

向肇荣想了想道：“好，张道师，我听你一劝，不乱开杀戒！但这小偷犯了盗窃之罪，不能不有所惩罚，不然，以后我这司政怎么治理？”说罢，转身来到台前，

遂对刽子手吩咐道：“熊六儿犯了偷盗之罪，按我土司刑律本该斩首，但念其年青初犯，只予剁一指处罚，以惩效尤！”

刽子手听此判决，遂即给熊六儿松了绑，然后将其左手一食指捉住，按在树桩上一刀剁了下去。

熊六儿“啊”地惨叫一声，那半截手指掉在了地上。

“给他上点药，再把他放了！”

向肇荣吩咐完毕，头也不回地就回了土司官去。

三

元至正十一年腊月二十六，三合口正逢年底前最后一场赶集之日。吃过早饭，向肇荣带一个侍从，随步来到街头去看热闹。街上这时已摩肩接踵，来自周围十数里处的寨民把小镇挤得水泄不通。寨民们有的背着背笼，有的挑着担子。所卖的货物成一字长蛇，从街头两旁一直摆到了街尾。这些货物大多都是寨民们的土产。以猎获的野物分，有鹿、麂、獐、野猪、野鸡、野兔；以饲养的肉类分有猪、牛、羊、鹅、鸡、鸭、鱼等等；以野生的物产分有木耳、香菌、岩耳、金针黄花菜、葛根粉等等。以自己生产的粮食分有稻、麦、荞、粟、苞谷、红薯等等。在街两旁店子中，则摆有各种日用杂货，如食盐、桐油、茶油、茶枯、土织布匹、草纸、鞭炮等等。这些物品似乎应有尽有，看上去琳琅满目，十分丰富。向肇荣感到了一份惬意，因为在自己的管辖内，能出现如此繁荣的集市交易，也足以证明他这位土司的治所还似乎是一片太平的盛世。

向肇荣与随从信步从街东走到街西时，迎面忽见前日在法场劝诫杀的道师张静儒亦在摆摊给人看相。

“各位施主，本贫道会看相，谁要看相吗？”张道师不断吆喝着问。

“多少钱一看？”有人问。

“二两银子一看！”张道师答。

“怎么要这么贵？”

“这叫物有所值！本贫道看相非同一般嘛！”

“呵，口气倒不小，也不知他是不是吹牛皮？”

众人好奇地看着，议论着，但谁都舍不得出这高价请他看相。

向肇荣这时走过去道：“张道师，今日有缘又碰到你啦！”

“啊，向爵主来了！你要看相吗？”张道师回答。

“我不看相，但请你到官中，给我几个儿子看看相如何？”

“行，行！咱们走！”说罢，收起摊子，就随向肇荣到了土司府中。

在前庭一间大客厅中坐定，向肇荣即吩咐八个儿子都来客厅站定，然后让

张道师一一过目看相。那八个儿子站在一起有高有矮，有胖有瘦，岁数也相差很大，长子大雅已年近四十，八子大望只有十五。其余各子年岁均相差二至三岁之间。这些儿子中间，数七子大坤长得最为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张道师将他足足看了四五分钟。然后，又对三子大亨细看了数分钟，其余各子，均只稍稍看几眼，便吩咐让他们退下，然后对向肇荣道：“爵主，你是要我说真话吗？”

向肇荣道：“当然，你直说无妨！”

张道师便道：“你这八个儿子，只有三子和七子能干番大事，特别是七子大坤长得面圆耳长，眉修目俊，准直口方，将来必是成王之材。你那七子大亨马脸修长，眉眼突出，人很精明，腹有机谋，是个大臣之相。其余各子相貌一般，人都很聪俊，但未能成大事。能够守份家业就不错了。”

向肇荣听毕，呵呵笑道：“张道师好眼力！我八个儿子，给你实说，我最喜欢的也就是三儿和七儿。这两个孩子从小都很有志气，读书也很用功。私塾先生都夸他们二人聪明。他们小的时候，我请算命先生给他们算命，也说这两个孩子有大出息，但都有不测之祸！还说七儿寿命只有四十八，除非修道求仙家……不知算命先生的话可准不？”

张道师道：“我观你那七子，印堂中略呈青色，于寿命上难免有妨碍。能够出家修道求仙，当然就能禳解增寿。”

向肇荣听罢很欣喜，他想了想又道：“我让七儿随你去出家修道如何？”

张道师道：“那当然很好，我也想带几个徒弟，只要你儿子愿去，我乐意收他这个弟子！”

向肇荣又道：“修道之后还能返俗吗？”

张道师道：“怎么不能，修道还俗都听凭自由。”

“那好，我把七子唤来将这事说说。”

向肇荣随即吩咐侍从把七子大坤叫来。

大坤不知爹为何事，进屋就道：“爹叫我来是不是要请教这张道师？”

“正是，正是！”向肇荣笑嘻嘻道：“这位张道师道术高明，我想让你拜他为师，跟他出家去修道求仙，你看怎样？”

向大坤听了这话，立刻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道：“爹，你不是常教我要从小立大志，我这辈子的志向就是古人所言‘立德、立功’。立言我不敢奢望，我要立德立功，若去出家修道求仙，又怎能实现我的志向？”

向肇荣道：“好儿子，你听爹的话，出家修道没错哩！算命先生说你相貌堂堂，有王爷大材，将来大有出息，但是你只有出家修道，才能立功成正果哩！”

“我不信，为什么非要出家修道才能成正果？”

向肇荣：“因为你年轻气盛，性情难免浮躁，出家修道可修炼心性，这是其一；其二，可以拜张道师为师学习武功，这对你将来为国立功大有好处。”

向大坤听了这话，这才动了心道：“如果我出家修道，将来还能走出道门吗？”

向肇荣：“当然可以，不信你问张道师。”

张道师随即答道：“本庙立下的规矩是进出道门由己，只是在道门一日，就要受道门约束，你要出道门，那是你的自由。”

向大坤想了想道：“那好，我先说定了，我出家修道不论时间长短，我愿回就要回来！”

张道师道：“行，这可由你自定！”

两人如此说定，向大坤随即答应出家修道，并正式拜张静儒为师。

四

澧水北源，临近五道水附近，耸立着一座高达一千五百余米的大山，此山海拔虽高，山顶却似天平一般比较平坦，故人称天平山。

天平山上森林茂密，风景十分秀丽。一年四季，这里都有艳丽的鲜花绽放。春季有桃花、梨花红白相间，夏季有芍药、玫瑰、山茶、杜鹃花映红山林，秋季有各种野菊和鸽子花大放异彩，冬季有水仙、梅花傲雪斗寒。观赏这些鲜花的最好去处是山顶那一长块平坦之地。而清风庙就建在这片平坦草地的一角。此庙修得格局不大，占地面积不过一亩，庙的建筑却很精巧讲究，砖木结构的房子，四面飞檐翘角，中间雕梁画栋，颇现出几分古色古香的艺术特色。庙内的房子仅七八间，道士只有五个。正厅供奉的菩萨是太上老君。

向大坤随张道师来到清风庙，开始时感觉很很不习惯。因他在家里生活很富裕，过的是公子哥的生活，酒肉从来没亏过，在这里入了道，每天只能吃粗茶淡饭，这种生活他过了好久才渐渐适应。

清风庙里拜菩萨的香客也不算多，有时一天到晚都很冷清。几个道师每天除了打坐，念些经书之外，别的也无多事。向大坤进庙之后，师傅只是吩咐他每天扫地、担水，并没有教他多少功课。只是日子长了，他才从师傅那里渐渐了解到道家的一些玄妙知识。师傅告诉他，道家信奉的始祖是老子，也即太上老君，老子的《道德经》是道教中最权威的经典。要入道门，第一功课就要把这本真经学好。老子之后，有关尹、文子、列御寇、杨朱等著名道家人物，还有庄子为首的“老庄学派”和河上大人为首的“黄老学派”。东汉时出了个张道陵，他创办了‘天师道’，又称‘五斗米道’。这天师道其实就是道教正式创立的最早派别。在东汉桓、灵时代，还出了一个太平道，领袖是张角，组织过‘黄巾军’起义，在历

史上也影响很大。

在东汉至三国期间,天师道的著名道首有张修、张鲁、张盛等。晋朝时有灵宝派和上清派,著名道家人物有葛洪、葛巢甫、杨羲、许谧等。南北朝时有创办‘南天师道’大师陆修静、创办茅山宗的大师陶宏景;唐朝时有著名教首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唐末宋初时有王玄览、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为祖的“北宋五祖”,还有以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为首的‘南宗五祖’。北宋王重阳的七大弟子又名“七真人”,其名为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这七大真人中,又以丘处机的影响最大,他创立了‘全真道’,主张内外双修,并赴万里大漠化胡,最后劝说成吉思汗取得巨大成功,天下道教从此都归他掌握。丘处机之后,全真道在忽必烈当天子时却遭到一次毁灭性打击。因为其时道教教首与佛教发生冲突,信奉佛教的忽必烈下令焚毁除《道德经》之外的一切道藏经书,并严格限制道教的一切活动。全真道从此由盛转衰,变得一蹶不振了。此后,道教徒们卧薪尝胆,期望着有朝一日再振教门雄风。作为天师道的承传弟子张静儒,在全真道兴盛时曾加入其派,全真道受挫后,他又回归了自己原有的天师道派。如今,张静儒从祖籍之地江西庐山流落到湖广传教,目的也就是期望多带弟子,让天师道再兴盛起来。

向大坤对道教的这些兴衰历史并不怎么感兴趣,他想弄清的是修道到底要学那些功夫才能成仙?张道师告诉他,欲要成仙,只需将外丹或内丹功修成一种均能成功。何为外丹?就是将丹砂、汞、雄黄、磁石、盐、矾石、滑石等矿物配以白参、牡蛎、羊乌、鹤卵、雀白及胡粉、苏花等数十种草木药物,用炉鼎来烧炼成长生不死的丹药。道人服了这丹药便能成仙。何为内丹,就是以人自身固有的精、气、神为药物,通过自身这座炉鼎来筑基,从而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以此修炼亦可达到长生成仙之目的。过去,张道师曾广搜各类丹砂矿物及草木药物,准备照《抱朴子内篇》等经书中提供的方子炼丹药。但因炼这种丹药耗费很大,没有相当的资本实力难以进行,所以他想通过向大坤这个徒弟来获得土司的支持。

向大坤听说炼这种丹药能够成仙,心里也很感兴趣,于是决心帮助师傅开炉炼丹。在张道师的指点下,他回土司向父亲禀明了炼丹计划,在父亲的支持下,获得了一笔银钱,然后购买炉鼎,运到了天平山上。张道师又设法购了许多矿物,配齐了几百种草药。接着,弟子们在山中砍柴备薪,一切准备就绪后,张道师才亲自点火烧炼。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炼制,第一批丹药终于炼出来了。张道师要开炉,小心翼翼地从中捧出那数十粒金黄的丹丸,神情庄重地对弟子们说:“此丹虽已炼

成,但不知毒性如何。我先服一料试试,倘若出现意外,你们立即给我服解药。”说罢,就将其中一粒丹药服下了肚去。

过了约几分钟,张道师便觉肚内翻江倒海般难受,渐渐地口吐白沫,昏倒在地。众弟子慌忙给他服了解药,又在他的人中、足三里等部位使劲揉捏,忙了几个小时后,张道师才醒转过来。

“师傅,这丹药毒性大,看样子不能炼了吧?”向大坤道。

“不,咱们才炼一次,总能轻言放弃!”张道师道:“炼丹学道,最重要的是要有耐性,不能半途而废!失败了我们总结教训,改进处方,再炼制吧!”

弟子们照他的吩咐,遂又砍柴、采药,寻找矿物,按改进的配方再烧炼。

半个月后,张道师又主持点燃了炉火。这次又是足烧了四十九天。开炉取药那天,张道师将一只兔子捉来,把一粒丹药给兔子灌进嘴去,那兔子很快倒毙在地。弟子们再将少量丹液放进溪中,不一会,那溪中的鱼儿竟全翻了白。

连续两次炼丹失败,弟子们对这丹药都心生了畏惧,张静儒也不再坚持烧炼了。他对弟子们道:“丹不易炼,耗费也太大,看来我们只能炼内丹功了,内丹功学好了,一样可以修道成仙。”

向大坤问道:“学内丹有哪些要诀?”

张静儒道:“内丹炼法有‘九步功’法,所谓‘涵养本原,救护命宝’,‘安神祖窍,翕聚先天’,‘蛰藏气穴,众妙归根’,‘天人合发,采药归壶’,‘乾坤交媾,去矿留金’,‘灵丹入鼎,长养圣胎’,‘婴儿现身,出离苦海’,‘移神内院,端拱冥心’,‘本体虚空,超出三界’。这些要诀非一日之功所能掌握,你若要学,就要付出一番苦功练习,现在我先教你最基本的守静之法,也既抱一守终之功,你若能学到手,便可入门了。”

向大坤道:“学守静之法,能具备武功吗?”

张静儒道:“学守静是为了炼心性,心性炼成再学武功,便能事半功倍。现在,你初入道门,心情还不稳定,所以要炼守静,就是要戒去浮躁。待到守静之功初具后,我再教你学点武功。”

向大坤又道:“我学了守静功之后,再学习剑术,能行吗?”

张静儒道:“当然行,炼守静之功,学什么武功都易入门,到时你要学剑术,我会教你一剑功!”

“什么叫一剑功?”

“这一剑功是非同寻常的功夫,你现在别问,到时我会教你,你要先耐心学好守静之功。”

“好,我一定努力学!”

向大坤答允了。自此后，他便认真跟张道师又学起守静之内功来。

五

靖安土司衙门。两个站哨的门卫在门口警惕的观看着过往的行人。

一个头戴红巾的矮汉忽然来到衙门前问道：“这里是靖安宣抚司吧？”

一门卫道：“你要干啥？”

矮汉道：“我是红巾军统兵元帅明玉珍的使者，今日特来拜访贵宣抚司使，烦请禀报。”

门卫细看了看矮汉道：“请稍候。”说罢，转身走了进去通报。

宣抚使向肇荣这时正在司衙内理事，当门卫禀报有红巾军使者来到时，他立刻点头答应会见。门卫转身来到前门，将那矮汉带了进来。

矮汉拱手行礼道：“红巾军使者熊飞参见向宣抚使！”

向肇荣点头道：“嗯，请坐！贵军统兵元帅是谁呀？”

矮汉坐下道：“本军统兵元帅是明玉珍。”

向肇荣道：“我只听说红巾军的首领徐寿辉，明玉珍是什么人？”

熊飞道：“你说的首领徐寿辉乃我天府国皇帝，明玉珍是天皇任命的几大统兵元帅之一。现驻兵于沔阳。”

向肇荣道：“你们这位统兵元帅有多少人？”

熊飞道：“我们这位元帅拥有 20 多万人马，战舰 100 余艘，现在占据三峡，不日将进军蜀地，攻取重庆、成都。徐天皇已许诺，只要攻下重庆，就将任命明玉珍为陇蜀行省右丞。”

向肇荣道：“明玉珍大帅这次派你来有何见教？”

熊飞道：“我们大帅希望与贵土司结盟，共同出兵征战蜀地！”

向肇荣道：“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熊飞道：“我们大帅写有一封信，请你过目。”说罢，从怀中取出一信递了过去。

向肇荣接过信来，细细读了一篇。只见其信略云：“红巾军现已势如破竹，湖广江汉一带已尽归我所有。奉天皇之令，大军不日将移师蜀陇，本帅特邀贵土司加盟我军，共同出兵征战蜀地……”

此信读毕，向肇荣踌躇道：“贵军首领邀我加盟红巾军，此事容我考虑考虑。”

熊飞：“我们大帅盼能尽快回复。”

向肇荣：“明玉珍大帅说，只要你同意加盟，即可报天皇任命你为天完国的靖安宣抚使！”

向肇荣乃下决心道：“好吧，你可以回去转告明玉珍大帅，贵天皇若能给我封任，我可以答应出兵！”

熊飞道：“你能否写个回信？”

向肇荣：“我说话向来算数。不用写回信。”

熊飞道：“好，那我告辞了。”

向肇荣又问：“你是从何处来的？”

熊飞道：“我从容美而来，打算从原路回去。”

向肇荣：“一路要多小心！”

熊飞：“放心吧！我是以皮货商名义来做买卖的，没人知晓我的身份。”

三天后，熊飞从靖安宣抚司去施州，途经金峒寨时，不料被守关的士兵拦住了。

“你是什么人？”士兵盘问他。

“我是做皮货的商人。”熊飞回答。

“看你这模样，不像商人哩！”

“你说我不像商人，哪像什么？”

“看你这头巾，莫非是红巾军？”

士兵们起了怀疑，遂将他押到了寨内。安抚使覃邦彦获悉士兵抓了个红巾军嫌疑犯，立刻亲自提审道：“你到底什么人，从实招来！”

“我是个皮货商，刚从靖安司来。”

“好哇，从靖安那边来，到那里干了些什么？”

“做点皮货交易，别的没做什么！”

“你想哄骗我，不说真话？给我用鞭子侍候！”

覃邦彦一声令下，几个手执皮鞭的士兵，立刻一顿猛抽，熊飞被打得皮开肉绽，他立刻告饶道：“别打，别打了，我说实话！我是红巾军的使者！”

覃邦彦使使眼色，士兵们住了手。

熊飞随即作了详细招供，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及受命出使靖安的情况全作了交代。

覃邦彦听了熊飞的招供喜形于色。原来，金峒土司与靖安土司祖上有冤仇，两家向来不睦，覃邦彦早想借助官府之势去压制靖安土司，现在有了把柄在手，正好借此去官府告状。

第二天上午，覃邦彦即亲自将熊飞押送到了施州府。知州黄守仁见覃邦彦将红巾军的使者抓了来，立刻开堂，又亲自审问了一番。那熊飞便再次作了招供。

黄知州见审讯属实，遂派人将参将董昌叫来吩咐道：“靖安土司向肇荣有谋反嫌疑，请你带兵速去将他捕来！”

“遵命！”董昌答允一声，随即挑选一队官兵，骑了快马直向靖安飞奔而去。

六

太阳西沉，时近黄昏。

“哇！哇哇……”随着一阵凄厉的老鸦叫声，由董昌率领的一队执弩荷载的元军官兵，骑着马像风一样顺着山道疾驰到了靖安安抚司衙门前。

“你们是哪路兵，要干什么？”两个门卫挡住门口问。

“我们是官军，找你们向爵主，请向爵主快出来！”为首的一个头领对门卫大声叫道。

“待我去禀报，请稍候。”一个门卫匆忙进了内院。

“爵爷，外面来了一队官兵，指名要见你！”

“有多少人？”正在吃饭的安抚司使向肇荣闻报忙站身问。

“有四五十个人。”门卫回道，“他们骑着马，来得好快。”

“我去看看。”向肇荣放下碗，急忙来到门口，对为首的官儿道：“你们是何处队伍，请问找向爵主干什么？”

“你是不是向爵主？我们要找向爵主。”

“我就是，你们找我干什么？”

“你就是向爵主呀？好，告诉你吧，我们是施州府的官军，我是参将董昌，我们奉知州令特来请你去施州府。”

“请我去施州府？行，等我把晚饭吃了再走吧！”

“不！马上跟我们走！”

董昌说罢，一挥手，几个士兵一拥而上，将向司主很快绑了起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

“不干什么，让你老老实实跟我们走！”

“你们不能乱捉人！”几个土司护卫拔出刀来欲要对抗。

接着有人吹响了牛角，瞬时，有数百土司兵执着刀剑纷纷赶来，双方顿时形成了剑拔弩张对峙态势。

“反了？你们吃了豹子胆了？”董昌举着剑大声叫道，“谁敢动手，我先把你杀了！”说罢，用剑指着向爵主的头道：“快下令，让你的士兵都闪开！”

向肇荣被逼无奈，只得喝令道：“你们撤开吧！不要管我，我去施州府走一趟，到时会回来的！”

众士兵听令不敢再逼。几个官兵遂将向爵主挟持到了一匹马上。

“爹爹，你不能去！你去会送死的！”向爵主的长子向大雅这时不顾一切，徒手走上前，两个官兵将他一把扯住了。

“大雅，你莫管我！好好留在家吧！我去了，这安抚使职暂由你代，你要把司事管好！”

向肇荣嘱咐了几句，众官兵就将他簇拥着向施州府押了去。

是晚，施州府里灯火通明。知州黄守仁在衙门内的一间厅内来回踱步。此时，他想治一治向肇荣的傲气。因向肇荣这个土司平时不大服他管。原来，元朝时土司的官职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土司一般都为世袭制，其职别分为宣慰司，从三品；宣抚司，从四品；安抚司，从五品；长官司，从六品，土司内的官职又有总理、家政、亲将、舍把、旗长、峒长、寨长之分。靖安土司虽为施州府所节制管辖，但安抚使向肇荣并不将黄知州放在眼里，不听他调遣，为此很使他烦恼。黄知州派捕快将向肇荣抓来，即连夜升堂，对向肇荣进行了一番审讯。

“向爵主，你知罪吗？”黄守仁拍着惊堂木厉声问。

“卑职不知犯了什么罪。”向肇荣抬起头道，“本安抚使一向谨顺小心，对朝廷忠心可鉴，不知知府大人为何将我拘捕。”

“你还假作镇静！我问你，明玉珍在三峡云集战舰，欲攻蜀地，朝廷下令各土司派兵征剿，施南土司都派兵去了，为何你司按兵不动？”

“我正在筹集粮饷，准备择日出兵！”

“你延误了这么久，还说什么筹集粮饷，明明是想拖延不动。”黄知州嘿嘿冷笑道：“你这种巴戏，我给你戳穿了吧！你按兵不动，是另有异谋。明玉珍派了使者来拉拢你，你竟私下与其结盟，准备策应举事，此等谋逆行径，你说该当何罪？”

“冤枉，这是无中生有！”向肇荣否认道。

“你还不承认？”黄知州又道：“为什么施南宣慰司、散毛司、忠司都发兵了，你却还不发一兵一卒？你暗中与明玉珍往来，有人早来告发了，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谁告发的，我可以对证。”

“就让你对证吧！把金峒安抚使传来。”黄知州扬手吩咐道。

随即，从审讯室旁的侧门里走出一个穿黑布衣的汉子，他便是金峒安抚使覃邦彦。

“向司主，你就招了吧！”覃邦彦上前劝道。

“我招什么？”

“你和明玉珍勾结，商定了盟约，这是事实吧？”